

中国当代作家新作

寡的门

邓 祥 著

寡：

汉语：gua

释义：①少，缺少：寡言、
优柔寡断 ②寡人③古代
君主的自称 ④妇女死了
丈夫：寡妇、守寡

寡的门：

寡妇之门也 寡妇门前是非多也

48589

寡的门

邓祥著

新时代出版社

寡的门

邓 祥 著

责任编辑 鸿飞
封面设计 小禾
责任校对 王霞

寡的门

邓祥 著

* * * *

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75 印张 400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* * * *

ISBN7—5425—0324—3/I·140 定价:25.80 元

(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予厂家调换)

寡：英文写作：Widowed

汉语读：guǎ

《新华字典》注释寡的字义：

①少，缺少：寡言、优柔寡断、多寡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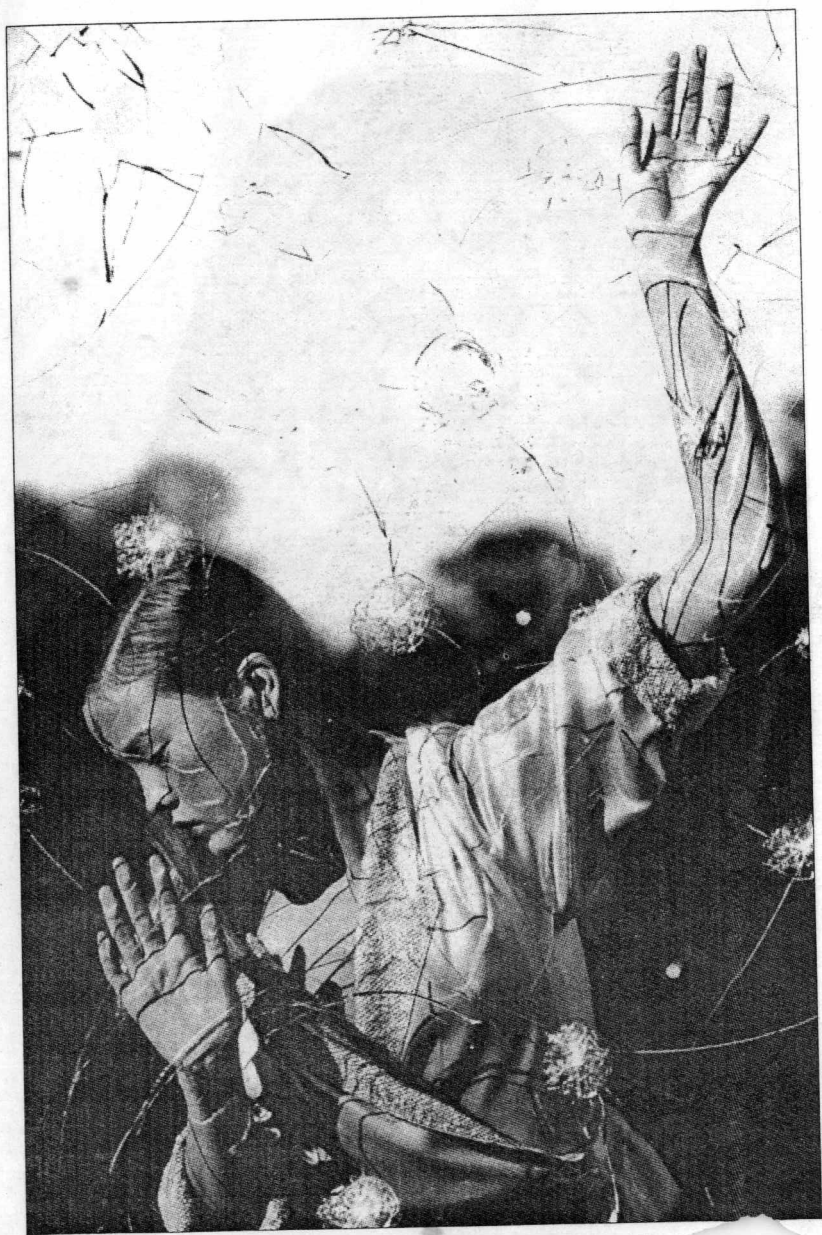
寡人：古代君主的自称。

②妇女死了丈夫：寡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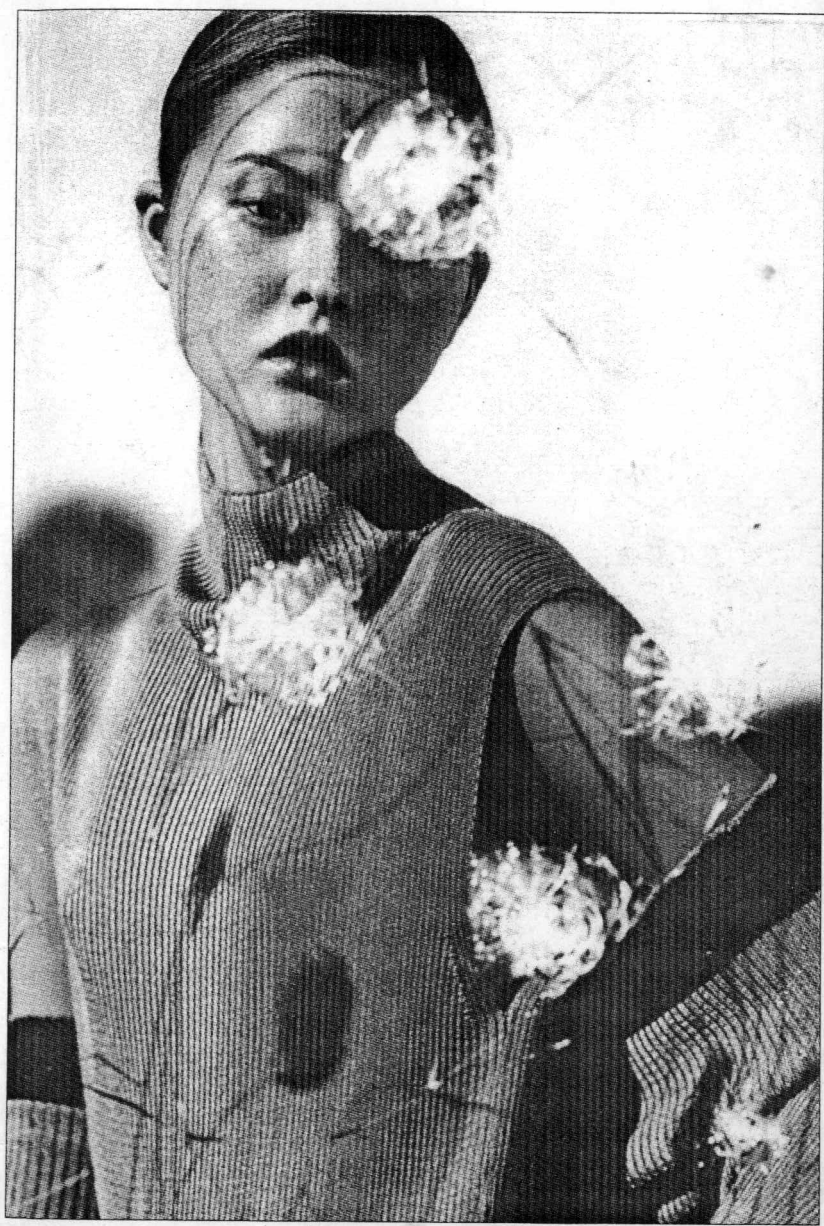
寡的门：寡妇之门也，寡妇门前是非多。



○ 温柔、美丽的少妇秀儿。



○ 人际关系仿佛象一道道网……



○ 大雪纷纷下，直往秀儿脸上砸……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继轰动全国的李佩甫力作《羊的门》后，中国小说界诞生的又一部立意新颖、主题深刻、故事情节感人的反映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人与人，民与官，爱与恨，丑与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生活的长篇新作。

故事发生在天府之国著名的城市雨州——

芳龄 20 岁，美如出水芙蓉的姑娘秀儿正与男友罗波初尝禁果，翻云覆雨之际，突然传来凶信：她父亲承建的楼房倒塌了。

秀儿父亲顾天辉不务正业，嗜赌成性，欠下十万巨资。在破产之际，杜天麻几乎拿出全部积蓄，为他还清了债，顾天辉为感激天麻，决定把不到 20 岁的小女秀儿嫁给快 50 岁的杜天麻。

秀儿抵死不从，跑到雨州找男友罗波。但道德败坏的罗波在玩过秀儿后，已另寻了新欢……

秀儿又气又恨，大闹雨州城。在危急关头，又是杜天麻救了他。秀儿怀着对杜天麻的感激之情，终于答应嫁给他……

新婚之夜，打了半辈子光棍的杜天麻，面对小妻子那鲜嫩欲滴的胴体，真不知该如何耕耘这鲜美的土地，他一寸一寸地侵占着她，发誓让秀儿每天晚上都欲仙欲死……

但杜天麻的愿望破灭了，由于纵欲过度，他患了性功能障碍。怀着不良企图的村长贺水源纵容他吃壮阳药，一天晚上，杜天麻因吃药过量暴毙于床上……

年青、美丽的秀儿成了寡妇。乡长山又春、屠夫高明、教师李华、卖刀匠五根都关心她，同情她，也在心里挚爱着她。但她为了避嫌，却好心地与他们保持了距离。

村长贺水源对年青的秀儿想得发疯，终于在一个夜晚，诡计多端的贺水源用药麻醉了秀儿，在村办公室里对半睡半醒的秀儿进行了强奸……

贺水源采取暴力、恐吓的手段阻止了秀儿告发他的打算，并用强有力的手段和性能力控制住秀儿，使她强忍屈辱，甘愿接受他一次又一次的奸淫……乡长山又春带工作组驻进脚板村，落户秀儿家，对贺水源的一些问题进行查处。

夜深人静，秀儿含情脉脉望着她又敬又爱的山又春，缓缓褪下衣服。山又春轻轻抚着她美丽的乳房，就在这时，一记警钟突在他耳边想起：“住手！山又春！不要忘了你是干部，是党员！”……

贺水源为逃避自己贪污受贿，霸世欺民，强奸民女等罪责，贿赂乡里的马书记，恶人先告状，对山又春进行污蔑迫害，迫使山又春被撤职隔离审查……

秀儿忍无可忍，当贺水源再次对她进行侮辱时，她唤回五

根等，在扭打中挑碎了贺水源的生殖器……

贺水源与新上任的胡乡长到雨州城将秀儿抓回，在村委会对秀儿软硬兼施，丧失人性的贺水源竟将秀儿转让给胡乡长，让那头猪一样的骚驴在秀儿身上尽情泄欲……

身心俱碎的秀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在夜夜都要来缠她的胡乡长肚子上插了一刀……

秀儿投河自尽未死，被公安局以杀人罪拘捕，秀儿在狱中写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告发贺水源、胡乡长等人的控告信，藏在胸乳间，然后刺破手腕，含恨离开人世……

秀儿的控告信传到县委书记手中，在山又春、梅姐、李华等的帮助下，罪恶累累的胡乡长、贺水源等人终于得到应有的处罚。

秀儿葬礼。群山寂寂，村民含悲，秀儿父亲杜天麻，复职的乡长山又春等等秀儿生前的亲朋好友伫立坟头，边哭边缅怀这位苦难的女人……

秀儿生前的男友李华，用画笔颤抖地绘了一幅图，取名《寡的门》，门里就是人见人爱的秀儿……

穿过西川平原再往南行，有个叫雨州的地方，是座古老而优美的城市。

四周青翠的雨州城，深深地窝在群山之中，显出十分奇特神秘。一山横在东面的蓝天，其形好似一列从低处飞向高空的火车忽地定格在视野，又宛如顽皮的孩子在天幕上随意画了蓝蓝的从细至粗的一笔。这山叫“始阳山”，是雨州人的晴雨表，只要看顶峰上的云朵，就知道阴晴圆缺，于是人们就有了一天的安排。与始阳山遥对的西面是更为高峻的大青山，当朝日从始阳山升起，耗尽它一天的能量，缓缓滑到西山背后时，雨州城便被夜幕包裹起来，天就黑尽了。雨州人想像力不比科幻家们差，他们望着那轮火球落下去，又望着天黑了，就据此给西面山取了个好名儿：落望山。雨州的山，大山套小山，葱葱茏茏藏龙卧虎，更有无尽的宝藏让人沉迷、寻访。雨州的水，除一条碧波浩荡的雅河奔流不息外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河流从山峦中走来，有的咆哮，有的柔情，有的如圆镜般放在草丛边，

等待姑娘照影梳妆。

雨州不但山美水美，其人儿更美。有人形容雨州的大姑娘，说是：“嫩得一碰就要出水来。”之所以要道出个“出水来”，大概有这三层意思：一是皮肤之嫩，嫩到白里透红，犹如鲜桃，正如古人所说“悄悄脸儿，一弹即破矣！”二是性情之柔，恰如秋水，若您将手插入其中，撩拨抚弄，自然要绽出千般羞纹，万种旖旎来；三是妩媚若水，风情万千。此美不是妖娆，不是献媚，更不是那种风流浪荡之风骚气，而是一种静若处子，羞若春蕾，人见人怜的清纯之美。古人云，“美达清纯，甲矣！”可见雨州，女子足以让天下男人宁弃江山也想将此拥之人怀了！再说这雨州的水土也真是奇怪，女人们食了他之精髓，不但长出了好皮肤，好眉眼儿，还要让她们出落一副好身材来，那细细的腰儿，让大个儿的男人两手一卡就全部握完；而偏偏胸脯上突兀而起的，仿佛要呼之欲出的奇峰，却让你再贪心的手掌也只能捂得住一个了！

雨州的女人不但长得美，且聪颖过人。相传古时候，有一对才华横溢的僧人和道人，在雨州城外的“凡鸟寺”遇到一美妇，这妇人三十出头，长得人见人爱，却斗大的字不识得一箩。僧人与道士欺其无才，遂对妇人说：“我们三个各赋一首诗，我们若对的诗不好，将这道袍、袈裟全部赠你；你若对不出，就将你那前襟儿解开，让大家看看你那突兀的东西是何物矣！”不等妇人点头，那僧人便摇头晃脑，抢先口占一首曰：

庙门大打开，

菩萨两边排，

佛祖中堂坐，

和尚走进来。

道人听罢，想了一想，也对曰：

道门大打开，

三清两边排，

老君中堂坐，

道人走进来。

僧人、道人吟罢，围观听众齐齐喝采，都道：“这女人肯定输了！”“她哪对得出诗来！”那女人着实写不得诗的，被众人一笑，更急红了脸，只觉得一急一热，那下身便有种要排泄的感觉，就这感觉，令她突发灵感，“谁说我对不出？你们听”，

尿门大打开，

“哈哈哈哈！”道士、僧人一听，笑得一边捂肚子，一边指着妇人道：“你做不出来诗就算了，就不要当众出丑了！”

大腿两边排，

众围观的人一听，也笑得簇簇拥拥，“哈哈哈哈，这真是前无古人的绝妙淫词了！”

“下面可能就该是什么毛毛，棒棒的了，哈哈哈哈！”

谁知妇人不慌不忙，一手指和尚，一手指道人，脱口吟道：

道长中堂坐，

和尚钻进来！

两句诗一出，围观的人先是一怔，接着便爆发出了雷鸣般

的掌声：“好好好！把和尚、道士的便宜都占尽了！”那道士、和尚自知受了奚落，羞得满脸通红，被众人牵住袈裟、道袍：

“喂，你俩的诗没她的好，是你们输了！”

“把衣服留下吧！”

僧人和道人只好任人褪去袈裟、道袍，落荒而逃。这妇人得了袈裟、道袍，妩媚一笑，一扭一扭地回家去了。读者，你说这雨州女人聪明不聪明，厉害不厉害？

雨州女人不仅美丽聪颖，而且一旦嫁人，真真显山露水，经男人一雕琢耕耘后，便会抖擻出千般的风情来。据说清朝文人游戏主人撰编《笑林广记》时，就曾到雨州采风，撷成两对，单道雨州女人之娇柔——

《呼不好》：一新妇初夜，新郎不甚在行，将阳物放进而不动。女呻吟曰：“哎哟，不好，胀痛。”夫曰：“拿出罢。”女又呻吟曰：“哎哟，不好，空痛。”夫曰：“进又胀痛，出又空痛，汝欲怎么？”女曰：“你就拿进又拿出反复试试看。”

《和事》：一夫妇反目，夜晚上床，夫以其手摸其阴，妻推开曰：“手是日间打我的，不要来。”夫与妇亲嘴，又推开曰：“口是日间骂我的，不要来。”及将阳物插入阴户中，妇不拒之。夫问曰：“口与手；你甚拒它，独此物不拒，何也？”妇曰：“他不曾得罪我。往常争闹了，全亏他做和事老人，自然蓬门由他出入。”

瞧瞧，多么娇柔，多么可爱，多么撩人心魄！这就是雨州

女人。

闲话休讲，言归正传。本书就专说一雨州女人，这女人就叫秀儿，一个美得让一些人疯，让一些人死，让一些人忧郁的女人。

秀儿死了。五天前死于自杀。

雨州人都说秀儿死得惨，死得烈，死得全雨州所有的女人都为之自豪。

秀儿的父亲顾天辉是在秀儿葬礼这天从海南飞回到雨州的。

顾天辉在海南有片偌大的橡胶园，价值数千万元，是个从割胶到产胶一条龙、配套设施完备的橡胶生产企业。这个出胶率高，生产兴旺的胶园曾是炙手可热的宝贝，许多同行业的企业家垂涎三尺，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想把它抢过来，谋取更大的利益。园主顾天辉曾发誓绝不让这些见宝眼红的老板们抢走它，他硬着粗脖子，瞪圆一双有些发黄的眼珠对别人吼：随你们软的硬的，红道黑道，什么五马六道，休想从我手中弄走它，除非你们杀了我！然而，事隔不久，他的誓言就被自己击碎了，现在这美丽如画的橡胶园已属别人，而且转卖的手续已办好。从祖国西南偏僻小镇怀揣变相卖女所得二万元，来海南闯天下数年的顾天辉完全可以再发展，完全可以再继续做他大发大贵的梦，可他却要离开这个渗透了他的汗水、渗透他的心血，织满了美梦的地方。

这天，顾天辉还不知道雨州的秀儿已香消玉陨，胶园的工

人们拿了他发给的最后工资，卷起铺盖，拿了杂物，说些牢骚话，一轰而散了。昔日热闹的胶园顿时冷清下来，像是死寂的坟场。那一溜长长的工棚像一条死硬了的黑色长虫，整片整片的胶林在暮色中透出幽绿的光，气氛显得萧刹而凄凉。

静悄悄的橡胶园显出些神秘色彩，在那座气派的别墅大门前，停放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还有两个孔武的青年小伙，两腿分开，两手背在身后，像铁柱似的焊在那儿。他俩是顾天辉的保镖，正为老板站岗放哨，让顾天辉同他的红颜知己素萍顺利进行最后的晚餐。这时，天色已晚，橡胶园里泛起一片银色雾气，且慢慢弥漫开来，园里的景物一派朦胧。

顾天辉的最后晚餐没有旁人参与，就和素萍共饮。餐不设在饭厅或客厅，却摆在卧室。卧室里气氛温馨，翠绿的窗幔低垂，整个屋子浸润在柔和的红融融的光辉中，在豪华的席梦思床前的粉墙下的餐桌上，酒菜已经狼藉了，此时，顾天辉和素萍的最后一道餐已在床上开始了。顾天辉笨重而粗糙的躯体压在女人白嫩光润的身上，双手捧着她那对美妙绝伦的粉山一边搓揉，一边用他的舌弹齿咬，其力道和劲道恰到好处，弄得女人发出阵阵欢快的呻吟：哦，哦哦，哦……快，快给我……女人的叫声仿佛让男人吃了兴奋剂，猛地一挺便进入了她两条美腿间无限风光的仙人洞……

该做的都做了，现在该是大家摊牌的时候了。比女郎大近三十岁的顾天辉把一叠百元钞票放在女郎的两腿间，操着川味京味并带海水味的腔调道：“萍，留着用吧，今后我回老家了，就……”女人听了便呜呜地哭了，男人便好言相劝，还抽出香